炳灵寺石窟壁画简述

王亨通

石窟壁画作为石窟艺术的一部分，是与石雕或泥塑等其它艺术形式共同表现佛教艺术的，但壁画所表现的内容，雕塑是无法达到的；壁画所表现出的丰富多彩，雕塑是无法企及的；壁画对石窟建筑所起的美化装饰效果，雕塑是无法比拟的。在炳灵寺石窟下寺区、洞沟区和上寺区的216个窟龛中，都保留了时代或早或晚，数量或多或少的壁画，共计约有1000多平方米，是炳灵寺石窟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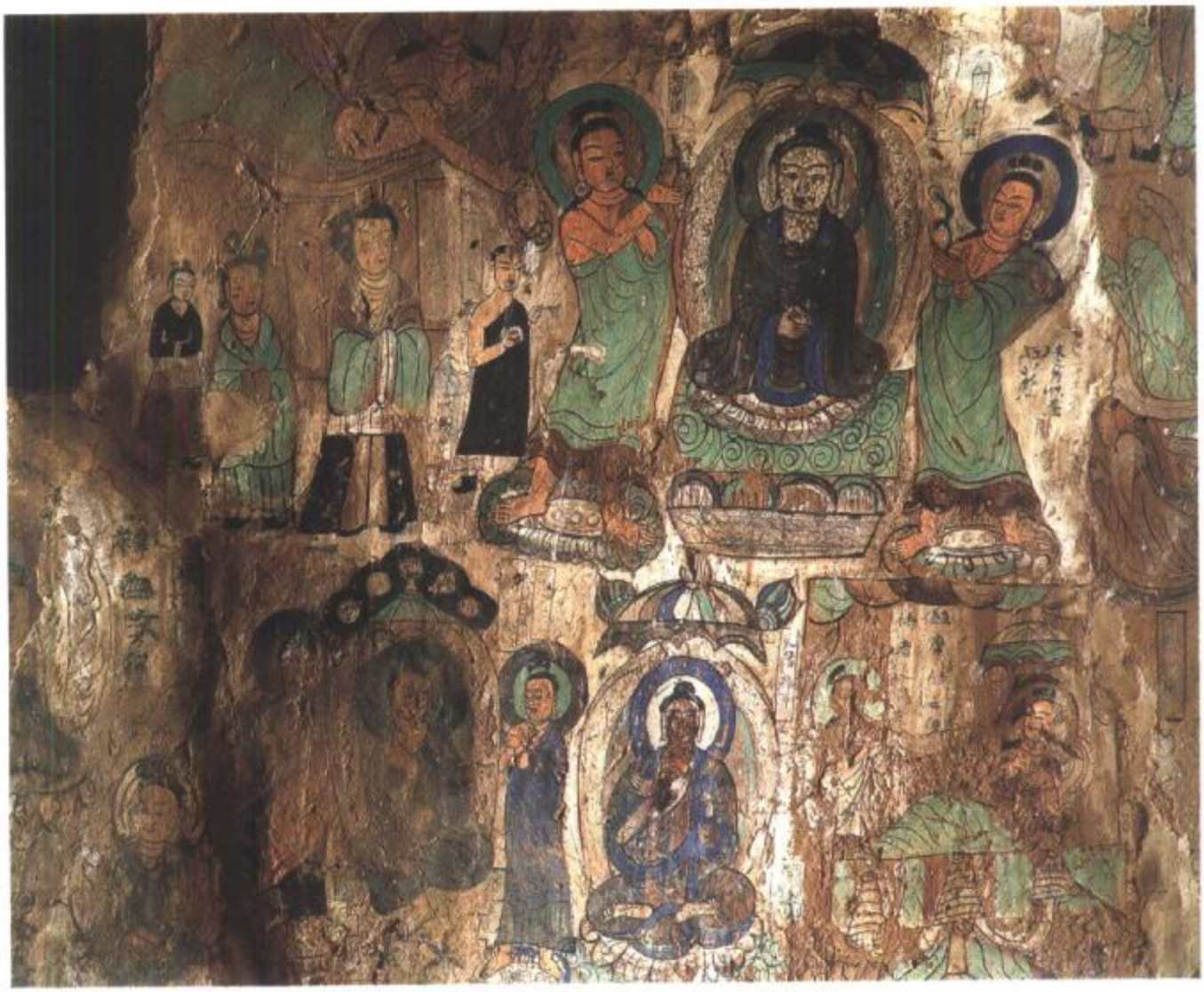
在这些壁画中，有西秦、北魏、北周、隋、唐、明等不同时代特征和艺术风格的壁画遗存。西秦的壁画主要保存在169窟中，另外在188（大崖根）、192（野鸡沟）、195（佛爷台）等洞窟中也有少量的西秦壁画。169窟西秦壁画完成于建弘元年(420年)前后，其内容主要是尊像画、故事画（因缘故事）、供养人画、装饰图案画等、 题材有说法图、释迦多宝对坐说法、维摩诘图、千佛、十方佛、高僧、比丘及天龙八部中的乾达婆和紧那罗等。构图严谨，造型准确，线条流畅，色泽鲜明。绘画技法大多数以中国传统的线描为主，为了表现立体感，个别画像也采用了西域晕染法，但比西域晕染法更简略。壁画施色以耐久的矿物质石青、石绿、土红为主，画面清新明快，肃穆凝重。炳灵寺西秦壁画是中国石窟早期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中国佛教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代壁画在炳灵寺石窟中数量不多，主要原因一是明代艺人在改造唐窟时将唐代壁画毁损后画上了新的壁画；二是唐代的艺术成就主要以石雕为主，没有完成大型的经变画，这与敦煌石窟明显不同。但所存的少量唐代壁画色彩却非常鲜艳，完好如初（如23、24、27、29等窟龛）。一般画在窟龛顶部及石雕周围，内容以华盖、流云、枝叶等装饰图案为主。壁画制作工艺简单，没有地仗，直接在岩壁上涂一层底色后画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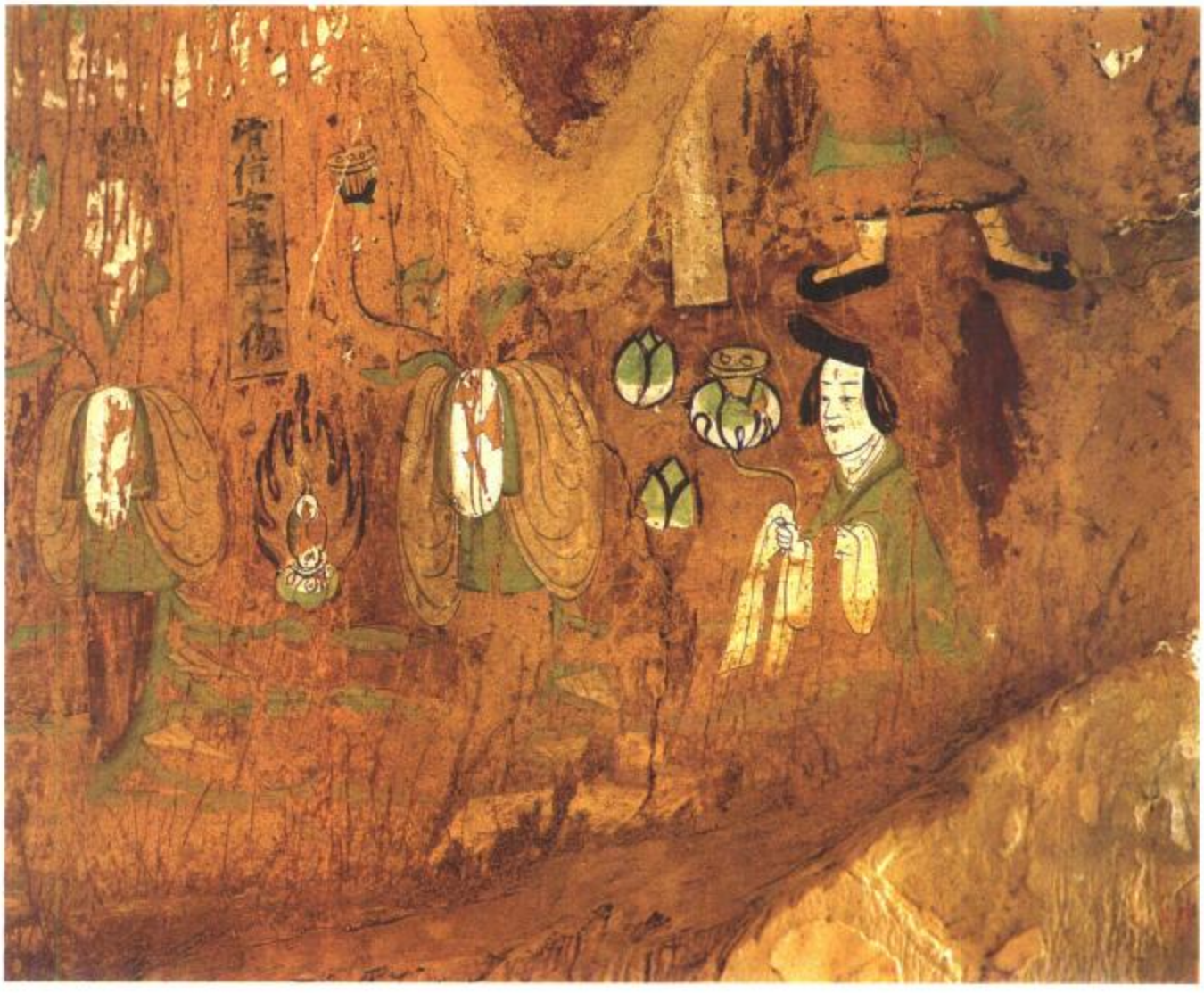
明代壁画的突出成就是利用原来的洞窟进行改造而重新绘制的藏传佛教壁画，如3、70、92、93、126、128、132、147、172、183、洞沟区2、5窟和上寺区3、4、5窟。其内容包括了佛（释迦佛、长寿佛）、祖师（宗喀巴、米拉日巴、莲花生）、菩萨（四臂观音、文殊菩萨、绿度母、白度母）、佛母（尊胜佛母、白伞盖佛母、智行佛母）、秘修本尊（大威德金刚、密迹金刚）、空行和护法（狮面佛母、金刚亥母、吉祥天母）、罗汉（巴沽拉尊者、阿秘特尊者）等藏传佛教众多的神祇。画像形态有单体、多身、多手、多足、异类身等不同身形，造型风格自成一体。如佛像形貌端正、相好庄严；祖师像头戴冠帽，身着藏式僧服；佛母像宽胸圆乳、细腰，眉清目秀；秘修本尊像多面多足、拥抱明妃、面相有善有恶；空行母像披发裸身，怒目圆睁；护法像竖发怒目，龇牙咧嘴。整个画风线描细密，刚劲有力，着色艳丽厚重，色彩对比非常强烈。

炳灵寺石窟从建窟起的西秦一直到明清，凿窟营造时间历经8个朝代，长达1000多年，留下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艺术风格的壁画艺术，这是炳灵寺石窟不同于其它甘肃石窟的特征之一。这些壁画虽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但它的色彩至今仍很鲜明，壁画使用的颜料以矿物质为主，这些颜料稳定性强，不容易褪色。壁画地仗制作坚固，虽脱落了一部分，但大多数得以较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壁画是研究炳灵寺石窟佛教艺术的宝贵实物。

炳灵寺第169窟禅法图（西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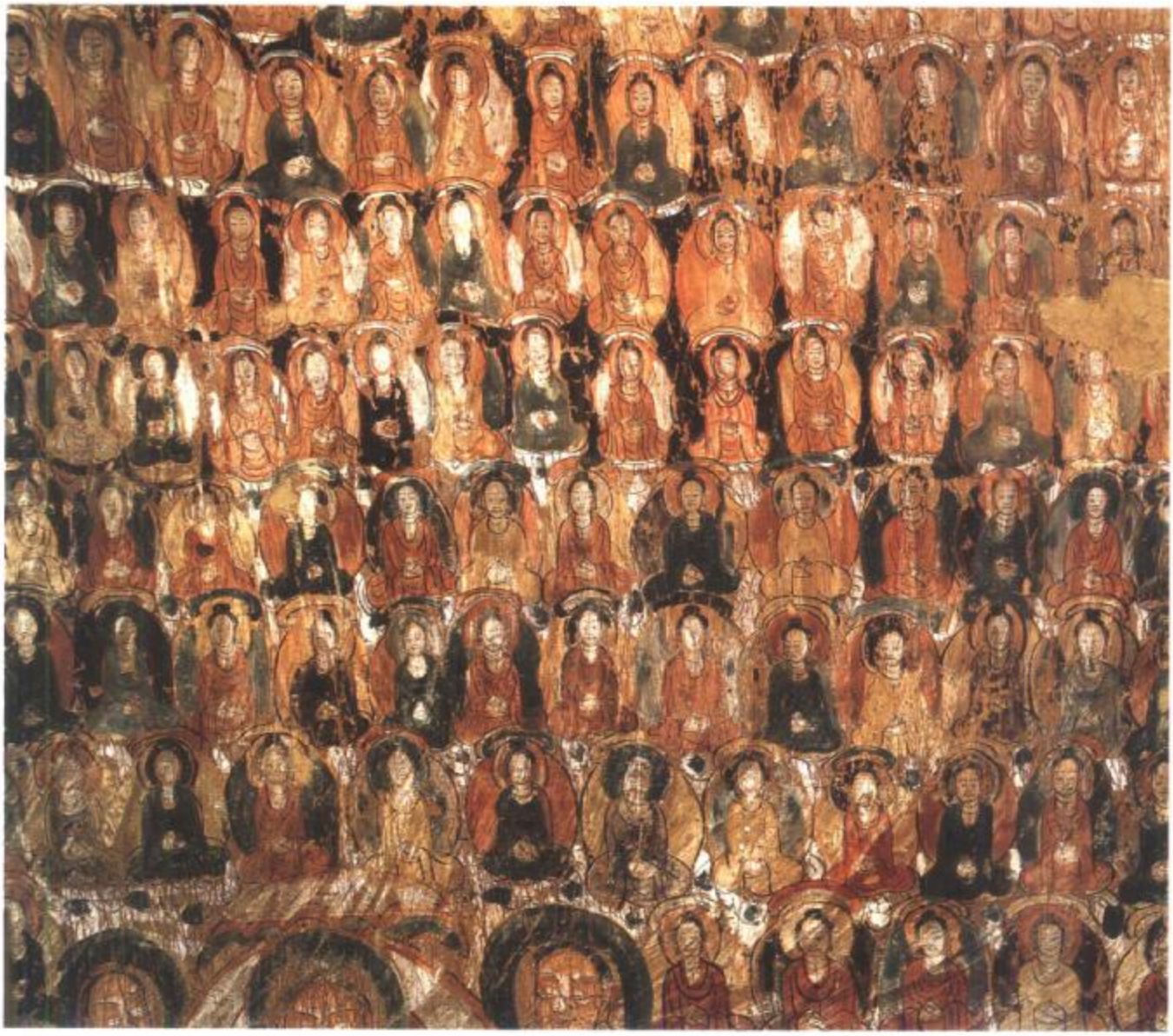


炳灵寺第169窟女供养人（西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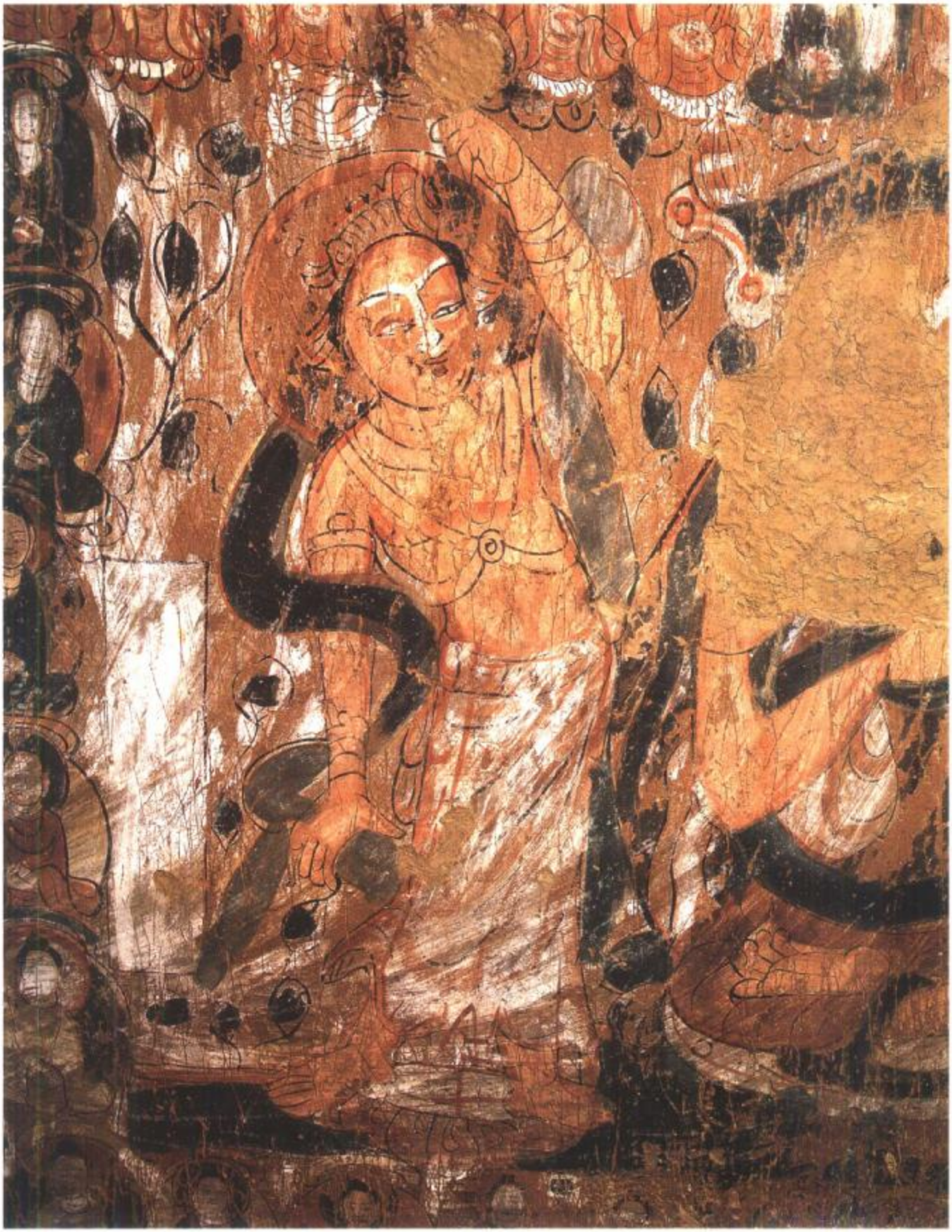
炳灵寺第169窟飞天及供养人（西秦）

炳灵寺第169窟千佛 〔西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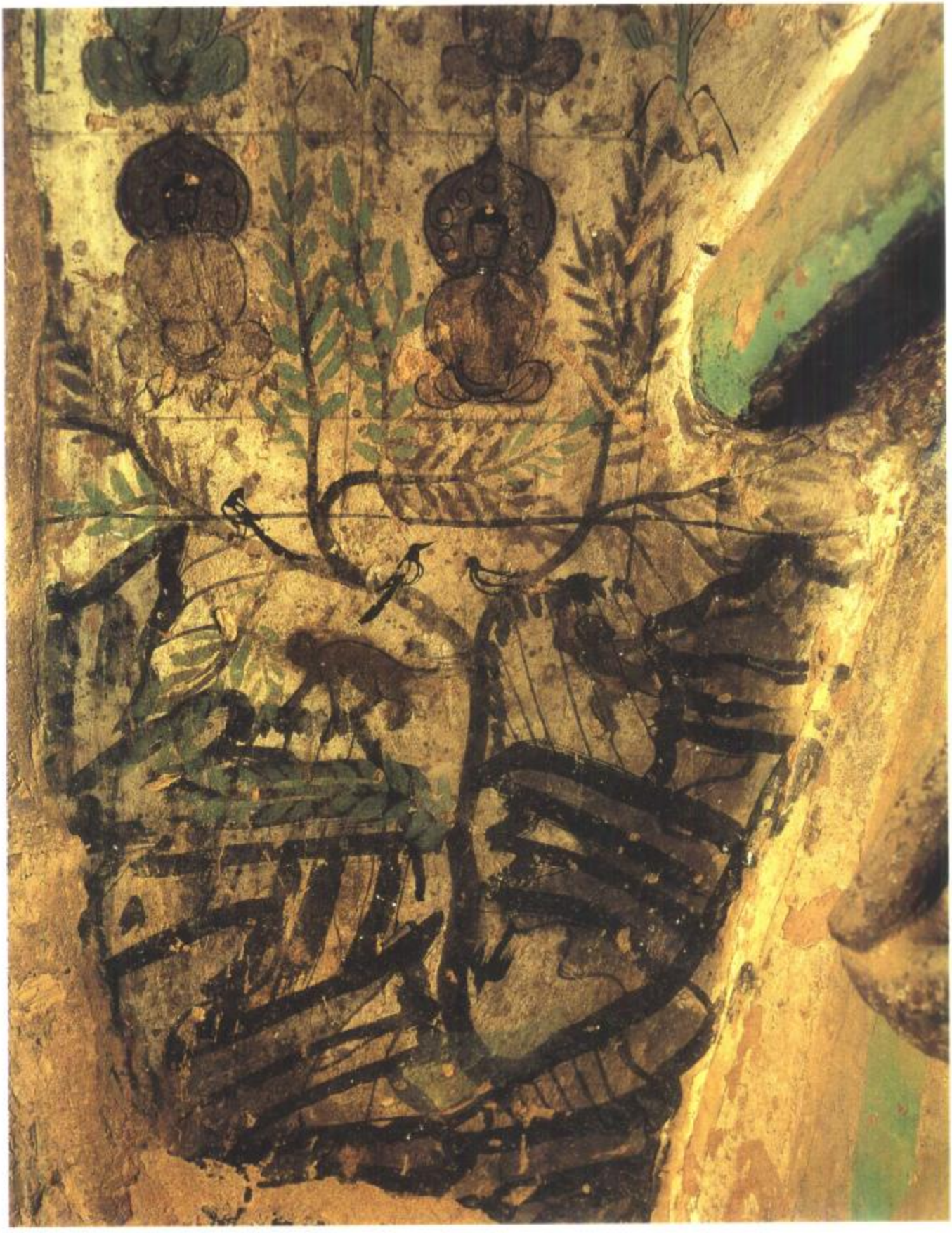
炳灵寺第169窟佛与菩萨及千佛（西秦）

炳灵寺第169窟菩萨（西壁）



朝灵寺第169窟菩萨（西壁）

炳灵寺第6窟猴王本生（北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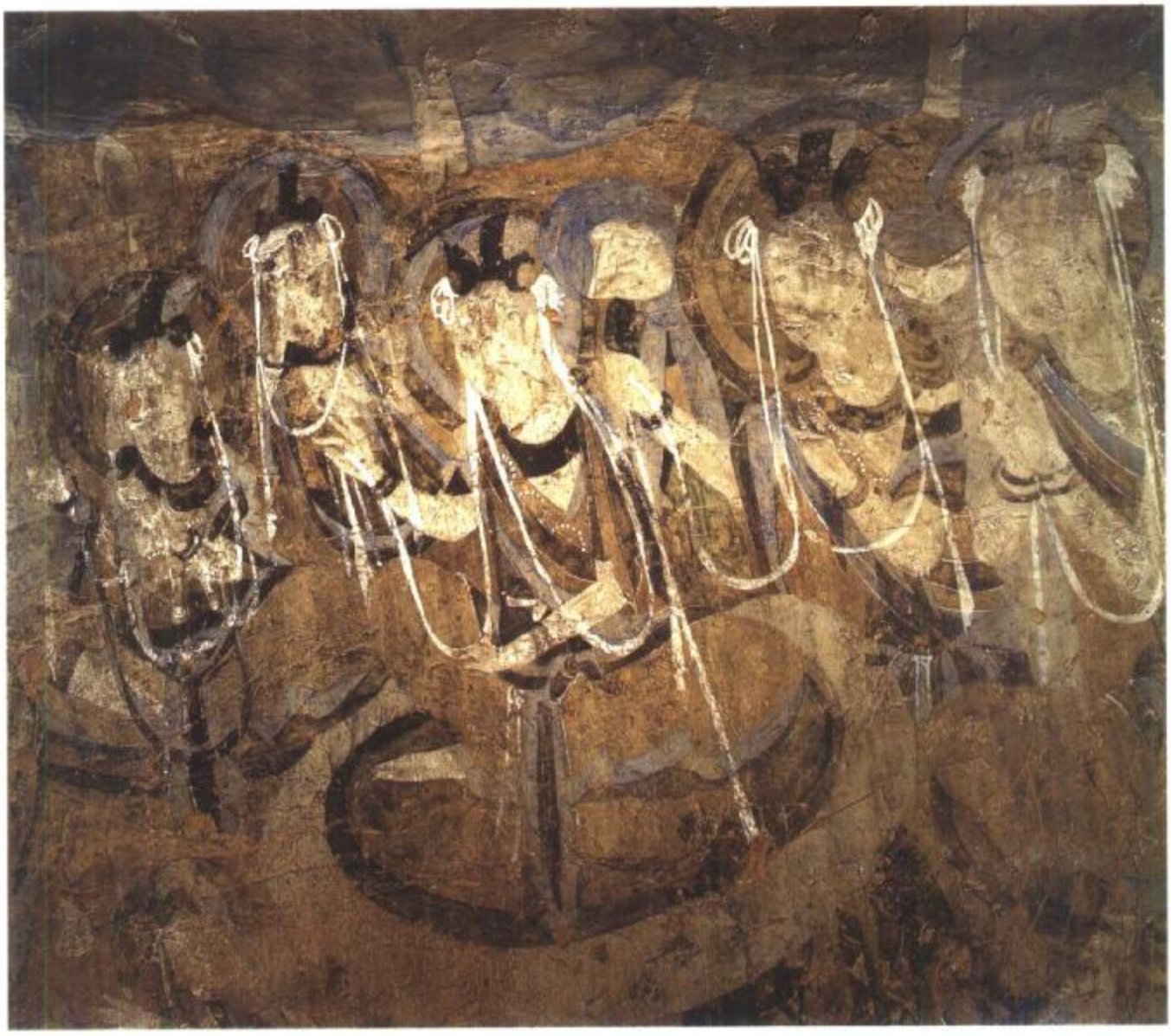


敦煌莫高窟第8窟維摩詰（隋）

炳灵寺第8窟菩萨与供养人（隋）

敦煌莫高窟第8窟菩薩（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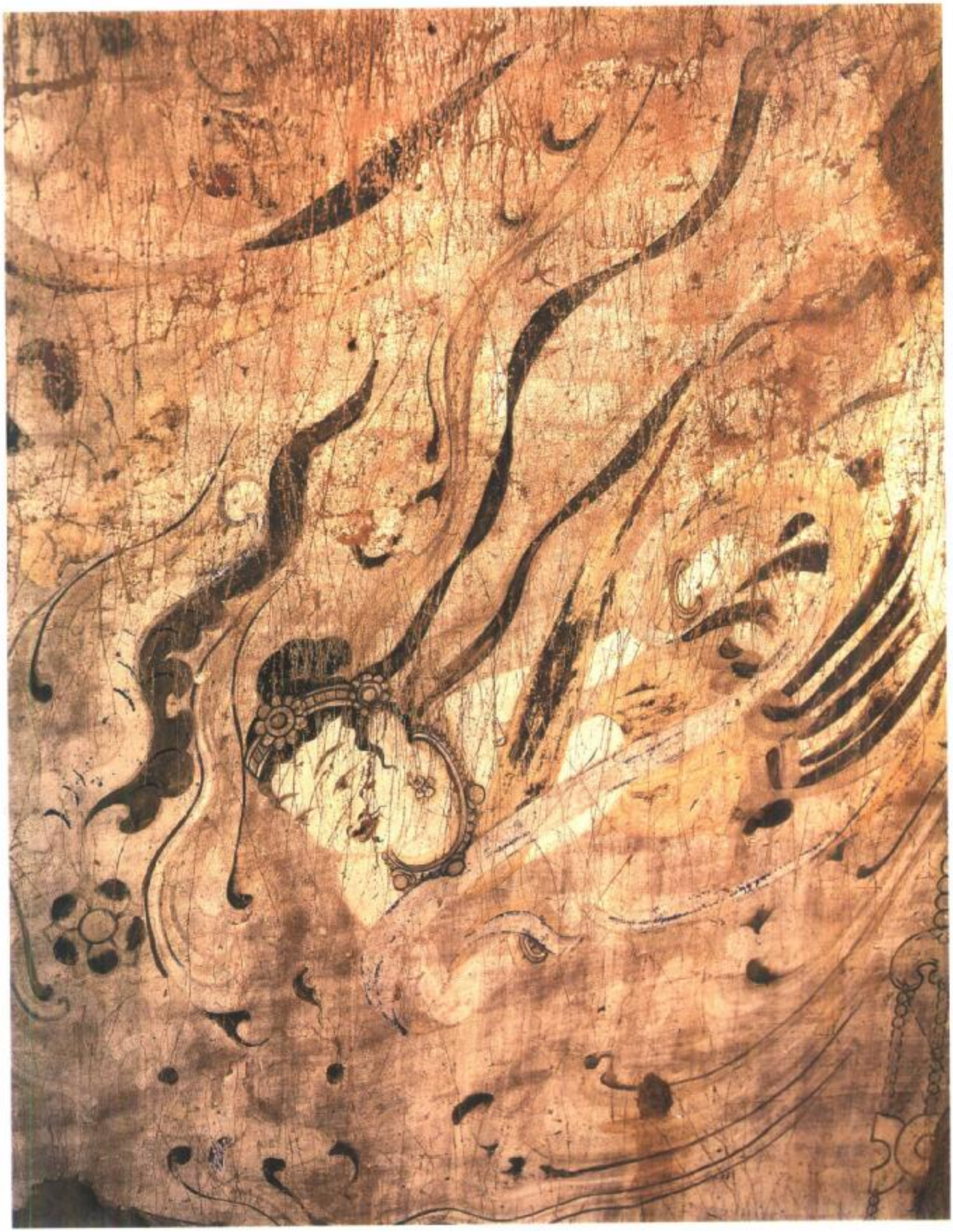
炳灵寺第8窟菩萨与供养人 〔隋〕



炳灵寺第8窟佛与弟子 〔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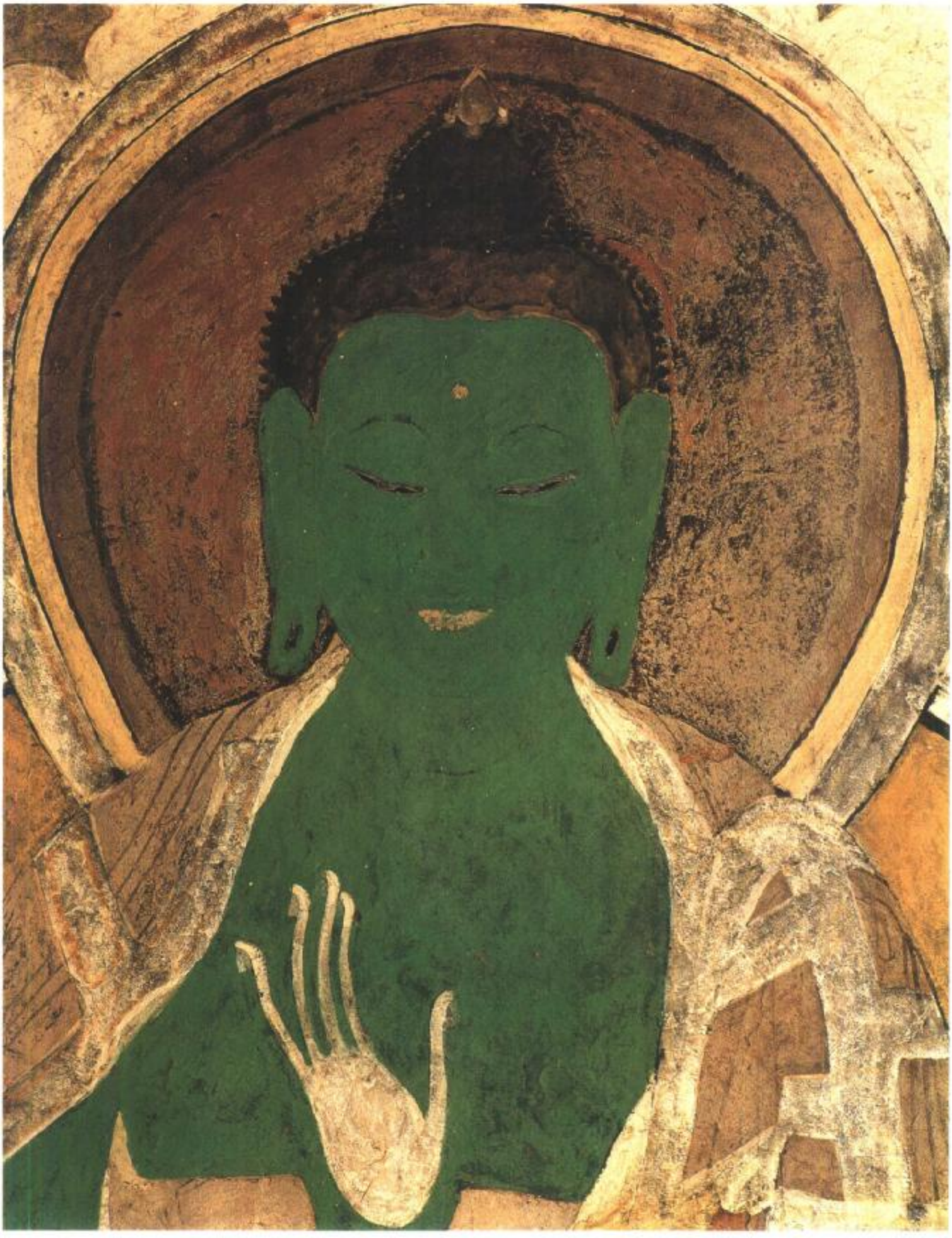
炳灵寺第8窟藻井飞天 〔隋〕

炳灵寺第169窟飞天 〔階—唐〕



敦煌莫高窟第112窟飞天（唐）

炳灵寺第61窟飞天（唐）



炳灵寺上寺第3窟佛 〔明〕

炳灵寺第3窟牛头天王（明）

炳灵寺上寺第3窟宗喀巴像 〔明〕

娜灵寺第3窟佛教故事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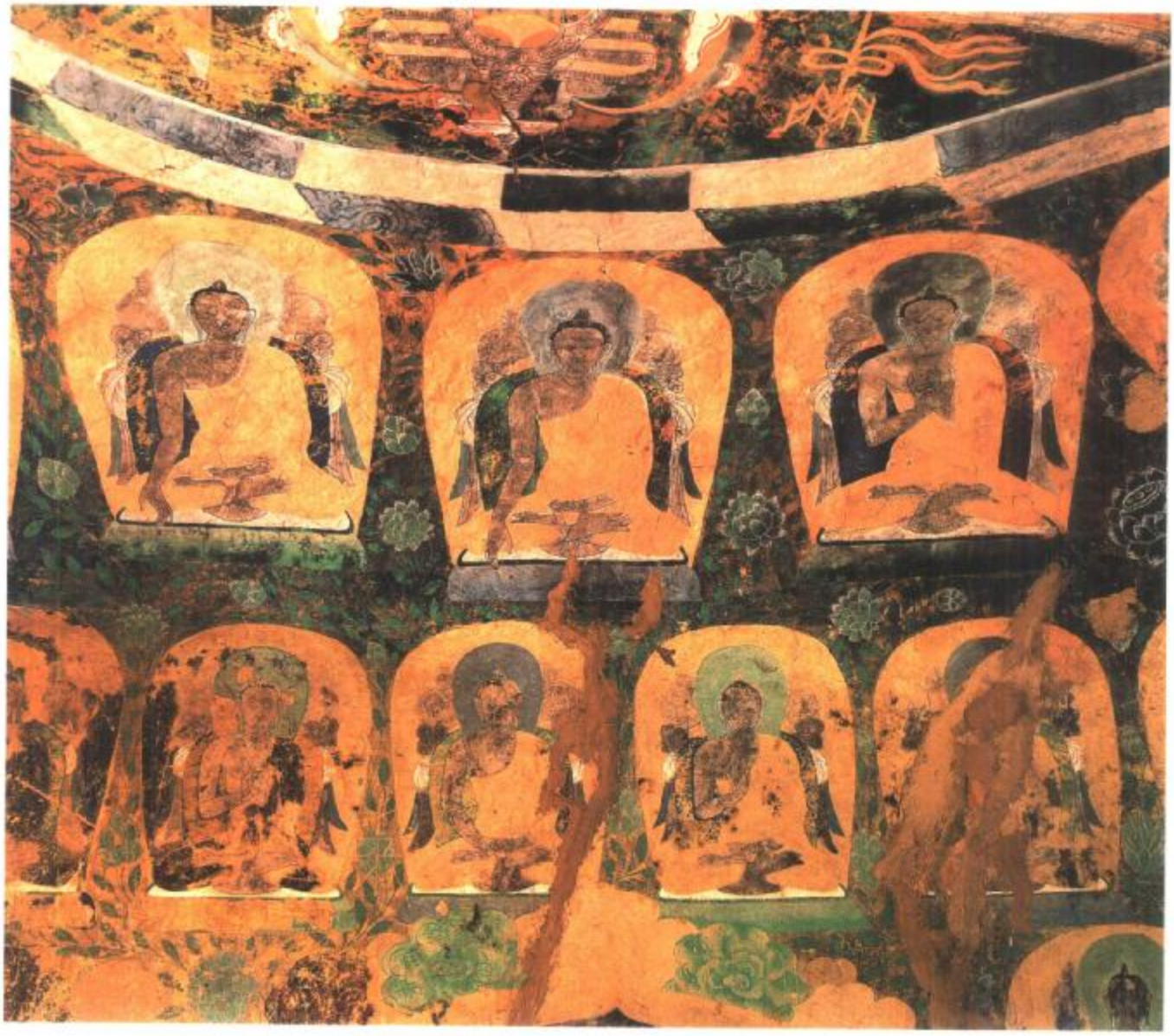
炳灵寺第3窟菩萨 〔明〕

炳灵寺洞沟宗喀巴与众僧徒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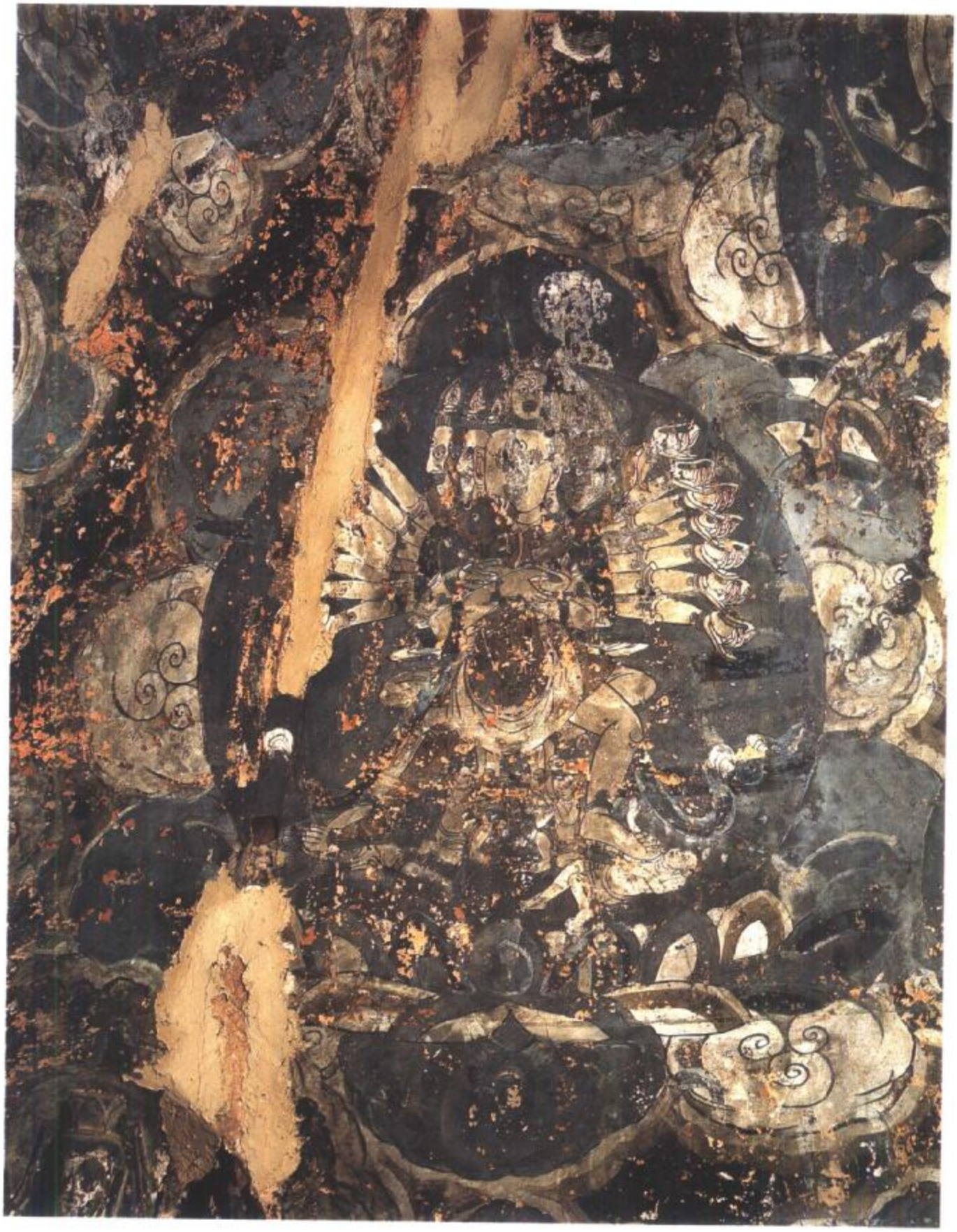
广胜寺第82窟飞天（明）

炳灵寺第82窟供养菩萨（明）

炳灵寺第93窟千佛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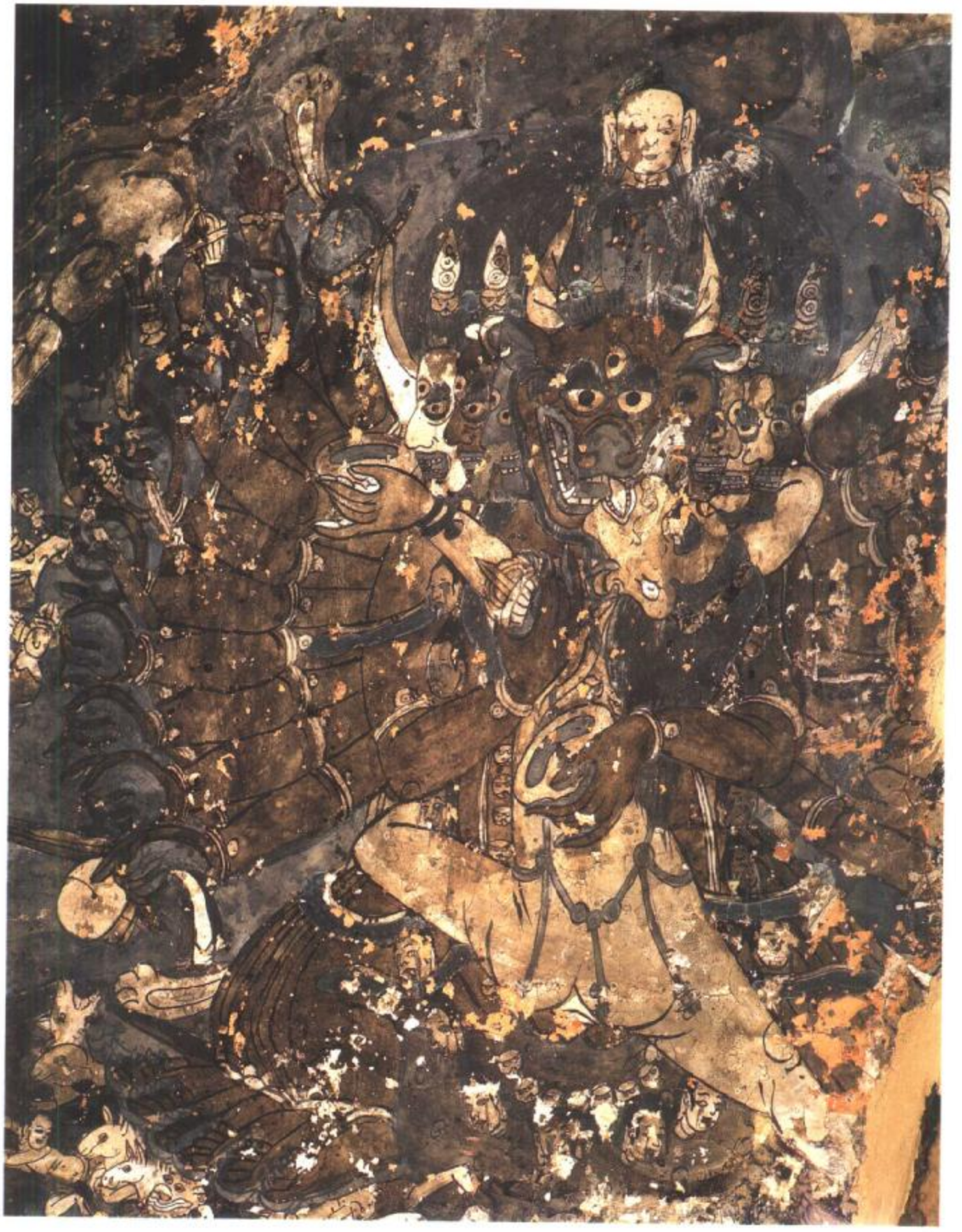


炳灵寺第128窟西壁佛 〔明〕



广胜寺第128窟南壁时轮金刚（明）

炳灵寺第128窟东壁猓子天王（明）



炳灵寺第128窟北壁大威德金刚 〔明〕

廣灵寺第128窟南壁胜乐金刚 〔明〕